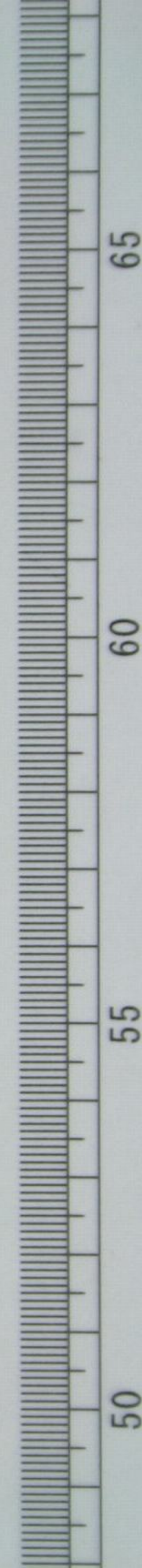


4-4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27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四冊

長恨歌傳

陳鴻

梅妃傳

曹鄴

紅線傳

楊巨源

劉無雙傳

薛調

霍小玉傳

蔣防

牛應真傳

宋若昭

謝小娥傳

李公佐

龍威秘書四集 四冊目 全 大酉山房

010190606606



李娃傳

白行簡

章臺柳傳

許堯佐

非烟傳

皇甫枚

長恨歌傳

唐 陳鴻傳

白居易撰歌



唐開元中，僖宗平四海無事，元宗在位歲久，勸于吁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年十歲，既

長恨歌傳

二





并矣。髻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珥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

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對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關，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西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



天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土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元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元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極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獻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

有李少君之術元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亡聲方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



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為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  
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  
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  
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  
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辭乞當時一事不聞于宅入者驗  
于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罹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  
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  
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  
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

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  
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  
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  
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  
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  
太上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蓋  
屋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  
於歌之前自為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



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  
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待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  
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  
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  
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神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  
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午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欄杆  
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裡恩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台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



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真二  
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  
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卽  
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素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  
女人像，若天師所畫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  
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

矣。上出像觀之，乃黃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  
未也。請身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  
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煙呵像。  
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  
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道，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  
花，謂之還形燭。上旣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  
葳蕤鎖鎖之。于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  
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



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大真所以尸解，今見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元虛子志。

梅妃傳

唐 曹鄴著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兄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



梅妃傳  
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  
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  
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  
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  
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  
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  
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  
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鬧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  
之戲悞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京師萬乘自有心

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  
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黃皇  
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  
勝後竟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  
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  
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扇閣前當奈何上披衣  
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  
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  
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有核狼籍



御榻下有婦人遺烏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  
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  
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大真怒甚徑  
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  
怒斬之遺烏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  
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  
動那好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  
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  
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髻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  
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  
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  
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  
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  
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漾笙歌賞燕陪從宸  
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  
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  
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



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  
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  
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  
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  
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  
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  
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

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  
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大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  
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  
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  
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  
題於土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  
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鬢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裊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郭杜

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



梅妃傳  
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  
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  
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  
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  
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太  
中戊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  
史逸其說畧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  
少蘊與子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

如此

梅妃傳終

六十一



紅線傳

唐 楊巨源撰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



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使蓋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過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稟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白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

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勦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規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鬢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紫青絲絢履膺前佩龍文七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



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

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譚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寒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異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人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



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木男子遊學江湖

聞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癩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高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胡元瑞曰：唐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峴、紅線、虬髯客諸篇，稗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

紅線傳終

劉無雙傳

唐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撓。



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鄴服闋馬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囊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厩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故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

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及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鏢却大門鏢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



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問命驚喜拜謀  
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  
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姪雙出啓  
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洛城外店中待久不  
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日漸遠乘驢秉燭達城至啓  
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坐或立仙客下馬  
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自有何人出此門者  
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額婦人四五皆  
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

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  
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  
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  
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  
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  
前拜執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  
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  
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  
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



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授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贖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

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羶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諱而已至夜深羣動



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

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由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絲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



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為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廻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

望古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



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練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筮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寢，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劉無雙傳終



霍小玉傳

唐 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  
 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  
 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翁然推伏  
 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搏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  
 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  
 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開居舍之



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常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迥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

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由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秦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父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



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  
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有人入求  
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稽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  
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  
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  
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  
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  
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  
垂採錄生平敬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

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  
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  
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  
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  
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  
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  
初不肯母固疆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  
生就西院憩息閉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  
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冠媚解羅



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為巫山  
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木倡家自  
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移情替  
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  
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  
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  
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枕褰幃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  
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  
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

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  
篋之內自爾婉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  
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  
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  
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  
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回亦眾矣兄堂有嚴  
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  
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恠曰  
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



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  
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  
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  
不覺涕流因謂王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  
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回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  
八月必當却到華州遂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  
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親親至家旬日太夫  
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遂  
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

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  
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  
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  
親故不遺漏言王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  
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  
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王之相望不移賂遺  
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旣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  
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  
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



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鬢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

親憐下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酒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且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宓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傑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



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  
遽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  
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  
弁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  
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  
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  
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  
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  
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

驗馬十數四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僭輩其聆斯語  
更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  
以遊觀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  
弊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  
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  
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錄却報云李十郎至也  
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  
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  
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



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  
感亂不甚信之僱勉之間疆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  
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欬然自起更衣而  
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  
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平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  
頃之有酒殺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  
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  
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  
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

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  
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  
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  
舉屍置於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  
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縹緲之中容貌妍麗宛  
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襜襜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  
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  
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  
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



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  
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  
狀溫美隱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  
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  
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  
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白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  
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  
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黻一驢駒媚少許生當  
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

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  
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  
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  
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  
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  
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廻封署歸  
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  
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  
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牛應貞傳

唐 宋若照撰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濡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如孟子卒，終智伯舍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



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荅難或稱王弼鄭元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徃徃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題題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問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題題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題題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顧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既定菴於中饋又帝暮於前中不矯枉以于名不毀物而諫已尹

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管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旣圖于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



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遇譴。且子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子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囑囑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元之至妙。詰

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各曰遺芳。

牛應貞傳終



謝小娥傳

唐 辛公佐譔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意氣，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居貞合賈，往來深澗。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遇盜，劫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子姪，與僮僕輩數十人，沉於江。小娥亦傷，斷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



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  
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  
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  
婦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  
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  
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  
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  
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中

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  
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  
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  
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  
一畫下有口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  
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  
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  
爾後小娥便為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  
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



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宴，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携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元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誓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日

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鑷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開



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賊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仇寃神道不

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跋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益酪非律義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備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下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李娃傳

唐 白行簡撰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畧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



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

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



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練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

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詠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已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



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邈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酬。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

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旣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



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  
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  
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  
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  
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  
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日不  
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  
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  
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

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  
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  
生怨懣絕食三日邁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  
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餉  
之後稍愈似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  
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  
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  
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  
其東肆車輦皆奇麗始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



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  
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  
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  
直五萬以備酒餼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  
以保証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  
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螿蟻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  
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  
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

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  
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  
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笏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  
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  
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爲衆所誚益慙耻  
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  
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  
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  
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



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  
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  
泣及歸豎間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  
皆曰某氏之子微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  
面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  
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  
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  
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  
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

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而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  
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  
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  
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  
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  
于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書則  
周遊屢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  
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五甚人家外戶多不發  
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卽



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始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夫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于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以之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朱在不得齒

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因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孰察其本未禍將及矣旣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道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遷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臍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



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書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論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歛衽

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運衡多士爭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



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其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

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



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章臺柳傳

唐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諱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



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冉冉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侔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土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

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虛，飲度淄引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駿牛駕輜軒，從兩女奴，翊偶



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  
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且幸相待於道政田  
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  
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廻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  
轉轉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  
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  
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  
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  
縵胡佩雙劍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

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  
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  
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  
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  
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  
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  
翊久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  
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  
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



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翃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論曰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董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情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當變之正乎茲所遇然也

終

非烟傳

唐 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

非烟傳

一



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靚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瓮牖非良配耳。」乃復耐篇寫於金鳳牋曰：「緣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討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絲牋芳翰兩情深。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于圓夢，裁作長話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



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  
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  
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  
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  
后期惚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  
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鬢叩頭爲報烟鄉道第  
一風流最損人門媿旣得回簡徑賚詣烟閣中武生爲  
府掾屬公務繁駁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  
生人府曹烟持書得以效曲尋殺旣而長太息曰丈夫

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  
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  
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汎金  
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  
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睥雲不及於秦臺薦  
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艷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  
頰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洛  
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  
訖乃名門姬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



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蓮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房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

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詩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



非火作  
徒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夕，如常人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

口空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開洛陽才士有崔李二姓，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怡似傅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父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誡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